

收稿日期:2021-01-11

《颜氏家训》英译本中的翻译伦理研究

尹宁洁¹, 张 华²

(1.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2. 潍坊学院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61)

摘要: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载体,所以文本的翻译策略解读十分重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不可避免地运用翻译技巧,并选择合适的翻译伦理。《颜氏家训》是中华传统家训的经典之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运用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解读《颜氏家训》宗福常英译本,可以发现,译者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辅以直译的翻译方法与增译的翻译技巧,遵循再现伦理、服务伦理、规范伦理、交际伦理等,再现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从而达到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

关键词:《颜氏家训》;宗福常;翻译伦理;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21)02-0049-08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沂蒙家风家训传承现状及其现代价值转换研究”(18ZX YM08)。

作者简介:尹宁洁(1995—),女,山东烟台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语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张华(1983—),男,山东莒南人,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外语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笔译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2.02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家风家德的建设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典籍英译是传播中国文化、文学和文明的重要途径。传播中国文化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式,在文化交流和文明建设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颜氏家训》宗福常英译本入选《大中华文库》,杨牧之在其总序中写道:“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将西传。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正日益迅速地为中国文化所汲取,而无论西方和东方,也都需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组织出版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2]《颜氏家训》问世一千四百多年来,为历代文人所推崇,而其在国内的备受推崇也促进了其外译传播。据统计,其日语外译本主要有宇都宫清吉译本、冈村繁译本、久米旺生编译本、林田慎之助译本;韩语外译本主要有林东锡、车顺福、郑在书、卢暎熙、朴贞淑、刘东桓等人的译本^[3]。以上译本的底本多采用邓嗣禹译本,而较少采用宗福常译本。纵观有关《颜氏家训》的各类研究,笔者发现,先前研究或从宏观层面梳理《颜氏家训》的外译与传播情况,或从微观层面研究有关《颜氏家训》的价值观,而鲜有学者从典籍

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视角对《颜氏家训》英译进行翻译伦理探究。因此,笔者选取《颜氏家训》宗福常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运用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中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对英译本中的翻译伦理进行解读。

一、翻译伦理

伦理是人与人交往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翻译自然要受到伦理的约束^[4],翻译伦理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率先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他强调翻译伦理在建构翻译学和进行文学翻译中的重要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Pym 提出翻译伦理研究的转向即译者职业的伦理^[5];Venuti 主张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抵制霸权主义文化入侵^[6];切斯特曼(Chesterman)提出了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和承诺翻译伦理模式,极大地完善了翻译伦理体系^[7]。国内最先研究翻译伦理的是吕俊,他倡导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开展翻译研究^[8]。而后,王大智提出应结合我国翻译具体问题进行翻译伦理解读^[9];王克明从多方面阐述了翻译与伦理学的关系^[10];骆贤凤从后现代语境视角对翻译伦理进行了解读^[6]。

近年来,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国诸多学者开始从典籍英译的背景入手,将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运用到文本解读之中。周梁勋、耿智运用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对《水浒传》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寻求典籍英译的理据^[11];向仍东运用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对《边城》两个英译本进行解读,探讨中国文学外译中译者翻译伦理观的主体体现^[12];韩丽丽、蒋晓华以中葡、葡中翻译为例对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进行了阐释与例证^[13]。由此可以看出,有关翻译伦理的研究成果众多,但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翻译伦理理论莫过于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伦理模式。正如韩丽丽、蒋晓华所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种或多种翻译伦理,进而影响其翻译结果^[13]。笔者以《颜氏家训》宗福常英译本的《后娶篇》与《书证篇》为例,对译者的翻译伦理取向进行解读,以探究译者的翻译策略,挖掘译者的翻译伦理观。

二、家训译本中的翻译伦理

切斯特曼提出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以及承诺伦理。不同的译者会因时代背景、翻译目的等因素选择不同的伦理模式。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能会有所选择地遵循一种或多种伦理模式。《颜氏家训》原文是文言文,翻译时需要参照家训注释先将文言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再进行英译,因此家训的翻译需要经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道程序。这便要求译者具有较高的语言基本功和文学素养,灵活地调整翻译策略。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又反映了译者不同的伦理取向,笔者将从典籍英译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

(一)再现伦理

切斯特曼指出,再现伦理强调忠实,即对原文或原作意图作精准再现^[7]。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遵从“信”的翻译标准,使译文的形式、内容、风格都要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再现原作意图。

原文 1 而河北俗人多不识之,博士皆以参差者是苋菜,呼人苋为人苻,亦可笑之甚。^{[2]278}

译文 But in regions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average people don't know this water plant; even court academicians equate it with amaranth, calling it 人苻. How ridiculous!^{[2]279}

原文 1 大意为:“但在河北,一般人多不认识这种植物,博士们把水中这种参差不齐的苻菜当作苋菜,把人苋叫做人苻,实在太可笑了。”^{[2]278}原文中“博士”一词,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的时

代会有不同的意思。在古代,博士通常是对博学之士的通称,多形容博览群书、多才多艺之人。有关博士的由来,我们大可追溯到秦朝,那时便有诸子、诗赋等博士,到了汉代又有了五经博士,唐代又增加了太学、太医、律学等博士,在现代,博士是最高学位。由于文化差异,译者需要考虑该如何让西方读者精确地理解文中的“博士”一词,从而再现原文内容与原作意图。正如韩丽丽、蒋晓华所说,“一个持有‘再现伦理’的译者一般将忠实于原文放在首位,并通过‘异化翻译’来体现该伦理”^[13],译者宗福常在充分了解字义演变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博士”一词译为“court academicians”而非“doctors”,力求精确传达出原作所指。

原文 2 其后,假继惨虐孤遗,离间骨肉,伤心断肠者,何可胜数。慎之哉!慎之哉!^{[2]28}

译文 In more recent times, far too many heart-rending family tragedies have occurred in which stepmothers maltreated their stepchildren, or labored to pois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father and son.^{[2]29}

原文 2 大意为:“自曾、王以来,后母残酷地对待前妻留下的孩子,离间父子之间的关系,让人伤心断肠的事,多得数不清。所以续弦之事,要慎重啊!要慎重啊!”^{[2]28}原文用“离间”来形容后母破坏继子与丈夫感情的卑鄙手段,用“伤心断肠”来形容后母虐待继子的残忍,从而加深了“离间”的程度和深意,告诫后人娶后妻要慎重。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先将“伤心”译成“heart-rending”,进而用“far too many”来加深“伤心”的程度,译出“断肠”之痛。接着,译者采用了增译的技巧以“labor to poison”来形容后母费尽心机离间父子的手段堪比毒药。此处,译者遵循再现伦理时主要采用了异化策略将原文“伤心”之意准确再现,而后通过添加副词来再现“伤心”的意境,并用比喻修辞来再现“离间”的后果,从而再现原作意图与原文内容。

原文 3 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2]28}

译文 O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a concubine's children are not discriminated against; so she is allowed to take care of the household upon the death of the wife.^{[2]29}

原文 3 大意为:“江东一带不顾忌媵所生的孩子,正妻死后,大多让妾媵主持家务”^{[2]28}。由于传统习俗的差异,中西方婚姻嫁娶也存在观念和实质上的差距。中国男子在民国以前大多奉行一夫多妻制,到了近代才奉行一夫一妻制,而西方早在公元前 2 世纪罗马共和国时期就确立了一夫一妻制,所以西方人对中国古代一夫多妻的现象不甚了解。面对跨文化的差异,译者选择了忠实于原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用“concubine”来指旧社会的“妾”,与下文的“wife”形成对比,既再现了作者“区分妻妾”的意图,又再现了中国旧时的尊卑观和等级制度,真实地再现了原作的特色。

(二)服务伦理

宗福常为了使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特色,还遵循了服务伦理。服务伦理把翻译视为一种服务工作,译者必须同时忠实于客户、目标语读者和原文作者^[7]。服务伦理要求译者遵循忠诚的原则,忠诚的目标包括:原文作者、读者、委托人、出版社、政府机构、团体、协会或个体等。所以,译者需要根据这些目标群体的需求来确定翻译的策略和手段,保证翻译工作的顺利完成。当然,译者或许会因个人爱好而翻译某部作品。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便在限制因素较少的情况下,可自由调整翻译策略。译者宗福常在翻译过程中不仅服务于目标语读者和原文作者,更服务于家训文化的传播,力求向读者精准再现中华民族优良家风。

原文 4 吉甫,贤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贤父御孝子,合得终于天性,而后妻间之,伯奇遂放。^{[2]28}

译文 Yin Jifu was a sensible father, and his son Boqi, a filial son. Their relationship

should have been agreeably harmonious. However, when Jifu took a second wife the latter managed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father and son, and brought about the son's banishment to the wilderness.^{[2]29}

原文4大意为:“尹吉甫是贤明的父亲,伯奇是他的孝顺儿子。由贤明的父亲来管教孝顺的儿子,应该是和谐美满的了,然而由于吉甫的后妻从中挑拨,伯奇遭到放逐的命运。”^{[2]28}原文中“后妻”指的是后娶的妻子。中国古代向来等级分明,男子的第一任妻子被称为原配,原配去世后,男子再娶妻子被称为续弦。此处,译者将后妻译成了“a second wife”,通过使用序数词的方式来告诉目标语读者,原文中的后妻是指男子的第二任妻子。后文中,译者又以“manage to drive a wedge”来补充后妻想方设法离间父子的手段。此处,译者首先服务于原文作者,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将离间父子的主语“a second wife”忠实再现,而后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原文内容,又采用增译的技巧来译出后妻的卑劣手段“manage to drive a wedge”,努力达到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对等。也就是说,译者采用直译法服务于原文,忠实传达了原文的内容,同时采用增译法服务于读者,加深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从而实现了服务的最大化。

原文5 又高诱注《吕氏春秋》曰:“荣而不实曰英。”苦菜当言英,益知非龙葵也。^{[2]280}

译文 You says in his Annotations on the *Annals of Master Lü*, that flowering without bearing seed is called 英, which is exactly the case with the northern species. This further proves that the bitter edible plant of the north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its namesake of the south, which is actually black nightshade.^{[2]281}

原文5大意为:“此外,高诱在《吕氏春秋》的注解中说‘只开花不结实的叫英。’苦菜的花应当叫做英,这更说明了它不是龙葵。”^{[2]280}译者主要采用了增译的技巧,告诉读者“英”与“龙葵”的不同。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各植物的名称也会有所不同,目的语读者也可能对此处“英”与“龙葵”的所指存在疑惑。为了保留原作特色,展现中国南北方命名特色,译者巧妙地采用保留汉字“英”的方法,并运用了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来强调“英”仅生长在北方,后文又进一步补充“龙葵”生长在南方。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服务于原作,强调了“英”与“龙葵”的区别,更运用增译技巧服务于目标语读者,向其解释了二者的不同是因为南北方命名不同。如此,译者不仅完整阐释了原作的意象所指,更尽力满足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需求,对双方都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服务。

原文6 《诗》云:“将其来施施。”《毛传》云:“施施,难进之意。”郑《笺》云:“施施,舒行貌也。”《韩诗》亦重为施施。河北《毛诗》皆云施施。江南旧本,悉单为施,俗遂是之,恐为少误。^{[2]286}

译文 The *Book of Songs* has this line:将其来施施(I'm expecting the pleasure of his arrival). According to *Mao Heng's Exegesis on the Book of Songs*,施施 describes difficulty in walking. Zheng Xuan says in his annotation that 施施 describes an unhurried gait. This reduplication of 施 is also found in Han Ying's vers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in Mao Heng's version circulating in the north. But, in the earlier versions circulating in the south, a single 施 character is given, and has come to be accepted by the public. This, I am afraid, is an inaccuracy.^{[2]287}

原文6大意为:“《诗经》上说:‘将其来施施。’《毛传》上说:‘施施,难以前进的意思。’郑玄在《笺》中注解:‘施施,行进舒缓的样子。’《韩诗》中也是重叠为‘施施’。河北本《毛诗》上也都是‘施施’。江南以往的《诗经》版本,全单作一个‘施’字,大家也就认可了,恐怕是个小小的错误。”^{[2]286}原文中共有5处出现了“施施”,原文第1处的“将其来施施”出自先秦佚名的《丘中有麻》的第一行:“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大意为“土坡上一片大麻,有郎的深情留下。有郎的深情留下,盼望郎来的步伐”。译者在翻译时,为了向目标语读者准确传达《诗经》

中的含义并服务于原作,尊重原作取材于《诗经》的意图,主要采用了增译的手法将其译为“1'm expecting the pleasure of his arrival”。如此,译文便表达出了《诗经》中盼望“郎缓缓前来”的意境,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先秦诗歌的优美。在此基础上,译者在剩余四处的翻译中,主要服务于读者的理解需要。其中,第二到第四处的“施施”中,译者则采用了直译的手法来表达“施施”的“缓缓前进”之意。第五处则采用省译的技巧来处理“施施”,进而能够突出“circulating in the north”与下文的“circulating in the south”形成对比,凸显原文江南《诗经》版本中对“施”字的误解以加深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如此,译者在深入理解原文含义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翻译技巧来突出重点,让读者在理解大意的同时领略古代诗歌的意蕴,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又服务于读者。

(三) 交际伦理

交际伦理认为,译者应充当两种文化间的调节员,最大限度地实现跨文化交际^[7]。要实现异域的跨文化交际,理解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充分的了解,还需要对目标语文化有足够的了解,在翻译的过程中既不能以我为主,也不可崇洋媚外。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是为某一客户而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一项职业性服务,提供服务的译者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而并不仅属于某一文化社群^[5]。换言之,译者要充当文化交流的桥梁,要选择能够激起目标语读者期待的翻译策略来完成跨文化交际。

原文 7 《诗》云:“参差荇菜。”《尔雅》云:“荇,接余也。”字或为荇。先儒解释皆云:水草,圆叶细茎,随水浅深^{[2]278}。

译文 In the *Book of Songs* there is the line, “参差荇菜 (High and low grow cresses [in water])” According to the *Er Ya*, 荇 (cress) means the same as 接余. It may also be written 荇. Earlier scholars described it as “a water plant, with round leaves and thin stems, its height changing according to the depth of the water”.^{[2]279}

原文 7 大意为:“《诗经》上说:‘参差荇菜。’《尔雅》解释说:‘荇菜就是接余。’荇字有时也写做‘荇’。前代学者们的解释都说,荇菜是水草,叶圆茎细,其高矮随水的深浅而定。”^{[2]278} 原文中“参差荇菜”中“荇”是中国古语称谓,若无详细解释,异域文化读者恐怕无法理解“荇”到底是什么。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译者采用了异化的策略,运用汉字加注的方式,将“参差荇菜”译为“High and low grow cresses in water”,而后将“荇”译为“cress”。另外,对“荇”的同音异形词“荇”则直接保留了汉字,以此来凸显二者的同与不同。如此,既保留了汉文化成分又符合异域读者需求。而后文的“水草”,中外所指并无差异,译者则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将其译为“a water plant”。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充分考虑源语与译入语读者文化异同的基础上,灵活地调整了翻译策略,符合交际伦理要求。

原文 8 今是水悉有之,黄花似蕪,江南俗亦呼为猪蕪,或呼为荇菜。刘芳具有注释^{[2]278}。

译文 Today cresses are found everywhere in water. Their yellow flowers are like those of 蕪(water shield); so south of the Yangtze this water plant is also known as 猪蕪 or 荇菜. All this can be found in Liu Fang's *Exegeses on the Book of Songs*.^{[2]279}

原文 8 大意为:“现在凡有水的地方都长有荇菜,它那黄色的花像蕪菜,江南民间也把它叫做猪蕪,也有人叫它荇菜。对此刘芳都有注释。”^{[2]278} 由于文化差异,目的语读者可能不知道刘芳是谁,也就无法理解“刘芳具有注释”这句话的意思。而西方读者具有浓厚的产权与法治意识,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依据目标语读者的文化需要来进行处理。因此,译者运用了增译的技巧将其译为“All this can be found in LiuFang's Exegeses on the Book of Songs”,以告诉读者注释在刘芳所注的《诗经》里,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充分考虑中西方文

化差异的基础上,同时遵循了交际伦理与服务伦理,对原文进行了详细解析,从而让读者尽可能透彻地了解家训中名称的所指。

原文 9 太公《六韬》,有天陈、地陈、人陈、云鸟之陈……夫行陈之义,取于陈列耳,此六书为假借也,《苍》《雅》及近世字书,皆无别字;唯王羲之《小学章》,独阜傍作车,纵复俗行,不宜追改《六韬》《论语》《左传》也^{[2]292}。

译文 The *Liu Tao* is a book attributed to Jiang Tai Gong. The book discusses, among other things, battle formation; that of heaven, of earth, of men, of clouds, and of birds...陈 in the sense of battle formation is a direct borrowing from 陈列 (array, arrange) — one of the six methods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struction. And, as such, 陈 is the only form found in the *Cang Jie Pian*, the *Er Ya*, and other wordbooks of recent times. Only in Wang Xizhi's *Xiao Xue Zhang* does it take the form of 阵. Even though vulgar forms of characters are on the ascendancy, it does not seem appropriate to alter the form of 陈 in the above-mentioned classics.^{[2]293-295}

原文 9 大意为:“姜太公的《六韬》一书中,说到天陈、地陈、人陈、云鸟之陈……行陈的含义,是从‘陈列’这个意思中借用过来的,这在六书中属于假借法。《仓颉篇》《尔雅》以及近世的字书,都没有其他写法;只有王羲之的《小学章》才把它写成‘阜’旁边加‘车’。即使今人从俗都把‘陈’字写成‘阵’字,也不应该追改《六韬》《论语》《左传》中‘陈’字的写法。”^{[2]292-294} 我们想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仅仅依靠字字对译很难做到将中国文化的意蕴原汁原味地传递出去,因此译者需要遵循交际伦理来再现原文文化特色。根据《汉典》,原文中的“陈”是形声字,从阜,有战阵、行列的意思。为促进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译者采用了增译的技巧将“陈”字所承载的“battle information”译出并采用汉字加注的方式将“陈列”译成“array, arrange”。而后文有关“陈”与“阵”的写法问题,译者则保留了汉字“陈”与“阵”来凸显二者的区别。也就是说,译者为实现文化传播的最大化,遵循交际伦理,可以对原文进行增译和直译,以再现原文意蕴。

(四)规范伦理

规范伦理要求译文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期待,也就是说,翻译需要遵守一定的规范,按照读者或客户的期待来行事^[7]。译者要在规范伦理的指引下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尽量满足目的语文化和文体规范,符合读者期待,从而获得目的语读者的信任。

原文 10 王骏丧妻,亦谓人曰:“我不及曾参,子不如华、元。”并终身不娶,此等足以为诫。^{[2]28}

译文 When Wang Jun lost his wife, he said, “I'm not as good as Zeng Shen, and my sons are not as good as his two sons, Hua and Yuan. ” Both Zeng Shen and Wang Jun remained widowers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setting enlightening examples for all. ^{[2]29}

原文 10 大意为:“王骏也在丧妻之后对别人说:‘我比不上曾参,我的儿子也不如曾华、曾元。’曾参、王骏二人此后终身没有再娶,这些事都可以作为后人的镜鉴。”^{[2]28}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曾说过,英语是法治语言,而汉语是人治语言。英语表达注重逻辑性、组织性,而汉语表达的形式机制很弱,比较流散。英语表达多为 SVO 或 SV 结构,而汉语主谓宾没有固定形式。译者为了符合英语表达规范,遵循了规范伦理,以直译加增译的技巧补充了“并终身不娶”的主语“Zeng Shen and Wang Jun”。如此,译文服务了目标语读者的需要,再现了原文的内容,让译文表达更加充分详尽。

原文 11 曾参妇死,谓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2]28}

译文 When Zeng Shen lost his wife, he said to his son, "I'm not as sensible as Jifu, and you're not so filial as Boqi."^{[2]29}

原文 11 大意为：“曾参在妻子死后对儿子说：‘我不如吉甫贤明，你们也不如伯奇孝顺。’”^{[2]28}原文中，前后两个小句都运用了“不及”构成照应，使句子简洁通顺，朗朗上口。这里的“不及”有“不如，比不上”的意思。从格式来说，译文用了 not + as + adj. + as 和 not + so + adj. + as 的结构，二者结构基本一致，意思相近，前后照应，符合原文的风格。从内容来看，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译者为符合目标语表达规范，运用增译的技巧，将原文中“不及”的补语“贤”和“孝”译出，即“sensible”和“filial”。由此，译者在规范伦理的指引下，忠实于原文风格，遵从译入语规范，对相应的成分进行补充，符合目标语读者期待。

原文 12 《尚书》曰：“惟影响。”《周礼》云：“土圭测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图影失形。”《庄子》云：“罔两问影。”如此等字，皆为光景之景。^{[2]290-292}

译文 The *Book of History* says, 惟影响 (just like shadow follows substance and echo follows sound). The *Zhou Li* has 土圭测影, 影朝影夕 (By measuring the shadow the sun projects, a sundial can tell whether it is morning or evening). In the *Mencius* we find: 图影失形 (Things can be misrepresented in pictures). And in the *Zhuangzi* occurs 罔两问影 (The penumbra asked the shadow). In all statements, 影 (shadow) should be 景 (sunlight), for all shadows owe their presence to light.^{[2]291-293}

原文 12 大意为：“《尚书》上说‘惟影响。’《周礼》上说：‘土圭测影，影朝影夕。’《孟子》上说：‘图影失形。’《庄子》上说：‘罔两问影。’像这些‘影’字都应该写作‘光景’的‘景’字。”^{[2]292}原文中的“惟影响”出自《尚书》的原句“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意思是“顺应天道就有吉祥，忤逆天道就有凶灾，两者的关系如影随形，似响应声”。由于文化的差异，目标语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吉凶相倚”的观念，但为了将“影响”的原意译出，译者采用汉字加注的方式以“物体与影子，声音与回声相伴相随”即“just like shadow follows substance and echo follows sound”的日常概念来替换原文中的“吉凶”概念，而且与下文有关“影”的介绍相呼应，也就是说，译者遵循了规范伦理，再现了中国文化特色，以符合目标语读者理解的方式增强了其对原文的理解。另外，下文的“罔两”出自《庄子·齐物论》，从郭象《庄子注》开始，诸多注者将它解释为“景外之微阴”，也就是“影子外围的微弱光影”。为了缩小目标语读者与原文的距离，译者采用了“penumbra”一词来将该文化概念译为“(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半影”，以符合目的语文化规范。最后，在对“景”字的翻译上，译者先将其译为“sunlight”，而后再增译了“for all shadows owe their presence to light”。此处译者以规范伦理为指导，用“light”与前文的“sunlight”相照应，突出“景”字的本义，忠实于原文文化，同时又强调了此处的“景”与“光”的密切联系，来加深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以获得目标语读者的信任。

三、结语

当今翻译中华典籍的要务是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同时也借鉴国外的翻译理论，来增强我国自成一体的翻译原则与方法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11]。笔者运用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对《颜氏家训》宗福常译本进行了分析，译者在再现伦理的指引下，主要运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和增译的翻译技巧来再现原文内容和原作意图，从而达到再现家训经典的目的。另外，译者又在服务伦理的指引下采用了直译加增译的方法来加深读者对原作的理解，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解读。同时，为了精准再现中国文化特色，译者又遵循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主要灵活运用直译和异化的方法，以保持原文与译文形式与意义的一致，同时使译文尽可能地忠实于原

文并符合译入语语言及文化规范,努力做到信于内容、达如其分、切合风格。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具有较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参考文献

- [1] 李正栓. 典籍英译与民族典籍英译研究新成就[J]. 外语与翻译, 2017(3): 8-12.
- [2] 颜之推. 颜氏家训[M]. 宗福常, 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4.
- [3] 张大英. 《颜氏家训》的外译流传情况[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8(4): 101-104.
- [4] 刘卫东. 翻译伦理的回归与重构[J]. 中国外语, 2008(6): 95-99.
- [5] ANTHONY P. Introduction: 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he Translator, 2001 (2): 129-138.
- [6] 骆贤凤. 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伦理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 [7] CHESTERMAN.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J]. The Translator, 2001 (2) : 139-154.
- [8] 吕俊. 跨越文化障碍: 巴比塔的重建[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9] 王大智. 关于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2): 44-47.
- [10] 王克明. 翻译与伦理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5): 45-48.
- [11] 周梁勋, 耿智. 翻译伦理与经典英译: 以《水浒传》英译为例[J]. 上海翻译, 2017(4): 27-30.
- [12] 向仍东. 翻译伦理视角下《边城》英译研究[J]. 语文学刊, 2019(4): 91-95.
- [13] 韩丽丽, 蒋晓华. Chesterman 翻译伦理五模式: 阐释与例证[J]. 中国外语研究, 2019(1): 121-127.

A Study of Translation Ethics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Adimonitions for Yan Clan*

YIN Ning-jie¹, ZHANG Hua²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80;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eifang University, Weifang, Shandong, 261061, China)

Abstract: Family precepts are the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o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will inevitably use translation skills and choose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ethics. *Adimonitions for Yan Clan* is a Chinese classic with distinc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y using Chesterman's translation ethics model to analyze the English version of Zong Fuchang, we can find that the translator mainly adopts the foreignization strategy, supplemented by literal translation method and amplification skill, while following the reproduction ethics, service ethics, normative ethics and communication ethics to reproduce the national cultural features, so as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Key words: *Adimonitions for Yan Clan*; Zong Fu Chang; translation ethics; reproduction ethics; service ethics; communication ethics; normative ethics

〔责任编辑:王建霞〕